

老家的乡谚民谣

■蒋 南

我老家茅洞桥西南处有座大桥。大桥其实不算大,长不过三四丈,是白木江上游的一座古石拱桥。桥头原有一指路碑,碑文为:“北通茅洞桥、衡州,南至粮船埠、常宁,西达归阳、永州。”大桥是桥名也是地名,人民公社时期所在地的大队名大桥,公社亦称大桥,今属衡南县茅市镇占禾村。

“早也茅洞桥,夜(茅洞桥乡音念yǎ)也茅洞桥。”这是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一句乡谚。从老家大桥到茅洞桥有三十来里路,老一辈赶茅洞桥圩场,当天去当天返回,挑担买卖和赶路都要抓紧时间,不可以拖拖拉拉。读书放暑假回到家里参加农事,上午收割多少禾,下午蒔插多少秧,母亲都会给我计划好当天要做完的农活。若是进度跟不上,母亲就会提醒说:“早也茅洞桥,夜也茅洞桥。”

在衡阳工作以后,回老家的时间渐渐少了。如今父母不在了,一年回去也就两三次。每次踏上故土,似有一种“少小离家”的不自在,又有一种“童音未改”的亲切感。在山坡、田间随意走一走,总有那些温暖的乡谚民谣飘荡在空中,唤起游子心灵的归宿。

乡间谚语经过口头传下来,来自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经验,可以增加语言的鲜明性和生动性,正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有些乡谚的语言虽然简单朴素,但其中的内涵与外延,却闪烁着智慧与哲理的光芒。譬如“积钱不如积德”,强调人的德行比钱财重要;“要打当面鼓,莫敲背后锣”,要求人们做人做事要光明正大;“田螺不晓得自己屁股歪”,是说有些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;“养崽不学艺,挑脱(断)筭箕系”,提倡人在社会要有一技之长;“好狗不咬鸡,好夫不打妻”,这是反对男人打骂老婆的丑恶行为;“十二月虾公当草鱼”,是指年关将近,财物显得更有价值;“燕子飞得低,赶快穿蓑衣”,人们观察物象就可知道天气情况。

“泥人经不起雨打,假话经不起盘查。”“宁做泥里藕,不做水浮萍。”“学好三年,学坏三天。”“琴兜两根线,全靠自己变。”路过莲秀婶的窗前,看见她正坐在孙子身旁,以这些谚语教育

他从小要学好,要诚实,不能说假话、做假事,要严格自律,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莲秀婶只上过一年学,识字不多,说起话来却头头是道,说起乡谚如口吐莲花,让人想不到她是一个整天围着锅台转的农家妇女。在老家,叔叔婶婶们都和莲秀婶一样,教育下一代往往会习惯用一些乡谚。在通俗易懂的哲理性语言中,阐明深刻的道理和做人的准则,犹如一股股涓涓细流,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。

不远处的地里,杨斌叔弓着身子在打肥𦵏。他的鼻子冻得通红,双手不停地在泥水里搞弄。我上前跟他打招呼,关心地问候几句,他感叹地说道:“钱在黄柏树,不苦不得来;只有懒人不耕,冇得黄土不生;若想饱饭吃(茅洞桥乡音念qiā),要晒泥枕头。”

来自自家的屋场环视打量,兄弟们把原来的宅基地扩大了许多,建起了新式楼房和现代别墅。父母曾经建的那一栋土砖房子已不复存在,但房前那口水塘里的水依然清澈,周边农田差不多还是原来的样子。时下已过惊蛰,长辈们都在地里忙着农事。乡谚说:“牛过惊蛰马过夏。”记得小时候这个季节,队长大清早站在塘头上大声喊道:“惊蛰节到了,牵牛下得田了!”几个妇女也走出屋来附和着说:“宁舍一碗金,不舍一日春。”说着,便催自家男人去犁秧田。开春了,农民开始忙了,垅田岸田、山头山坡都要翻转,及时播下种子。最忙的时候是“双抢”,这时早稻要收割,晚稻要栽种,正所谓“收禾要抢天,蒔田要抢先”。

触景生情,想起这些乡谚,眼前不由浮现父辈们曾经辛勤劳作的画面:早春二月,寒气袭人,他们捋起裤子,打着赤脚在冰冷的水田里犁田。酷暑六月,热浪翻腾,他们扎起衣袖,头顶烈日在炙热的垅田里打禾。那一代人,群山是他们的脊梁,土地是他们的希望,深深的犁沟印着他们走过岁月的痕迹,他们的一生与这一片山水休戚相关。

吃午饭的时候,家里的兄弟边吃边聊家常,话题无非是哪家孩子书读得好,哪家男子在外面赚了钱,哪家又准备在家里建房子,等等。他们还说玉兰婶八十多岁了,身体尚好,儿子儿媳都比较孝顺。孝顺是老家人的传统,民谣《三伢伢

婆娘乖》说的就是儿媳妇孝敬公婆:“萤火虫,焰焰光。三伢伢,溜进房,拿我钥匙开我仓。牵我牛,犁大坵。骑我马,赶衡州。衡州路上有口塘,打甲(条)草鱼丈八长。娘要留𦵏(留着)嫁满女,崽要留𦵏(留着)讨婆娘。讨甲(个)婆娘生得乖,又能干,又在行。铁锅炒菜不得尝,先敬牙(爹)来后敬娘。先敬公佬子(公公)活百岁,再敬家娘(婆婆)寿年长。”以前老家若有哪家娶媳妇,人们到他家闹洞房时,就会或说或唱这首民谣。刚过门的新媳妇听后,惟恐自己“孝”字缺两笔,生怕日后被指着脊背说不孝顺,嘴上喊着公公婆婆,心里从此把二老当亲爹亲娘。

老家还有两首语言风趣、朗朗上口的民谣,出生于茅洞桥的人几乎都会唱。一首是:“排排坐,吃糯糯。糯糯香,买生姜。生姜辣,买枇杷。枇杷苦,买猪肚。猪肚烂,买鸭蛋。鸭蛋壳,买菱角。菱角尖,抛上天。天又高,买把刀。刀又快,好切菜。菜又新,买口针。针又秃,买只驴。驴又走,买只狗。狗又花,买只瓜。瓜又甜,买丘田。田又漏,好种芝麻和绿豆。芝麻绿豆不结籽,打起三伢伢出干狗屎。”另一首是:“打巴掌,卖糖糖。唆花狗,咬姑娘。咬了姑娘哪只脚?咬了姑娘的左脚。不要钱,不要米,买块膏药贴烂脚。”

“二十三,打浓𦵏;二十四,过小年;二十五,磨豆腐;二十六,宰猪羊;二十七,炒冻米;二十八,杀鸡鸭;二十九,样样有;三十日,过大年。”这是茅洞桥最有名的乡村民谣,蕴含着我们许多鲜活的记忆。小时候,家庭生活贫困,一旦进入腊月就天天盼着过年,所谓“大人望(茅洞桥乡音念màng)蒔田,细个伢(小孩子)望过年”。腊月底,家家户户置办年货,即便自家没有杀猪宰羊,也一定设法买肉买鱼,杀鸡杀鸭,磨豆腐,烤烧酒。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放鞭炮,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那时候不识几个字,自然读不懂这样的诗句,只知道母亲说的“炮仗一叫,又唱又跳”,放鞭炮噼哩啪啦响,大人小孩图个乐趣。

我还听过老家一些很有意思的民谣,譬如:“茅洞桥,高过街,读书伢伢走一排。个个读书考状元,坵里大坵哪个栽?”这首民谣说的是耕读关系,旧时候人们以温饱为第一大事,读书固然重要,种田更重要。

老家的乡谚民谣,犹如一颗颗珍贵的语言种子,撒在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,与稻禾、荸荠、黄豆、花生共生共长。男人把它装在烟斗里,吧嗒吧嗒地一句接一句,不外是为人处世、淡泊明志等万千事理。妇人把它绕在针线上,噼啦噼啦地一声又一声,少不了亲疏爱恨、儿女情长等纷繁世象。

暑夜正酣眠
乍惊起
风雨雷鸣闪电
哗哗划落山外山

远光点点 荷馨淡淡

五家围听雨
如欣赏荷塘音乐妙曼
醉了蝉侣
醉了蛙鼓
醉了夜行汉

五家围的这场雨
滴答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路上
滴洒在推进美丽乡村振兴征程中
滴落的满是湘江儿女的依恋

择一闲日觅秋趣

■李仙云

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,有时这种美,或许并不在诗意的远方,而就在平凡琐碎的日常间,当我们不经意的抬眸一瞬,偶尔就会被天边那抹绚丽的晚霞惊艳了。

时令刚刚进入初秋,坐在公园的一潭碧水边,望着色彩艳丽如彩绸的鱼儿在水中游弋嬉戏,随手撒下一些饼干屑,它们竟像顽皮的孩童,你争我抢欢实地觅起食来,煞是活波有趣。一个二胡艺人坐在飞檐翘角的凉亭下,把阿炳那首《二泉映月》拉得如泣如诉,凄婉哀绝,丝弦触碰了内心最柔软的情思。

身旁一位白发似雪的老阿姨,穿着一身艳如玫瑰、质地柔软的丝绸练功服,她舒缓而柔和地打着太极拳,那种慢动作、静能量连一叶落于肩头都像慢镜头在播发。一个幼童一摇三晃地映入眼帘,他一会儿看麻雀在枝头飞舞,一会儿又嗅嗅路边的花儿,快走几步跌倒又像不倒翁迅极爬起来,爷爷乐呵呵跟随其后,满眼爱意。

途经菜市场,感受着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,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,突然就想买几样可心的蔬菜。

下午的天井里,阳光已然退去。望着平日疏于打理的花草,蔫头巴脑地匍匐蜷缩在花盆里,了无生趣。一番修剪梳理,多肉植物又重现它的萌嘟可爱,长寿花开得艳丽喜庆。低头的一瞬,竟发现昙花不知何时已露出两个花苞,心情瞬间被花草点亮了。

我静坐于花架边捧书慢读,茶几上刚刚沏好的茉莉花茶热气袅袅,氤氲香气在鼻翼萦绕。

夜晚,望着夜空中那轮明月,不由得反诘自问:难道被名缰利锁捆绑着走,一眼都离不开手机的日子,真是我心往之的生活吗?

九曲黄河(外二首)

■谢卜生

松潘草原绿若蓝,九曲黄河天上来。
波光光影绘彩虹,索格藏寺颂吉祥。
朝晖夕阴多魔幻,仲夏秋衣仍觉寒。
长征经此绝死地,如今藏胞沐春光。

智取腊子口

才越雪山过草地,内忧外剿紧相随。
俄界会议整旗鼓,擘画北上抗日。
绝壁千仞腊子口,万夫莫开杀声起。
红军神勇从天降,歼敌夺隘突重围。

穿越柴达木

日照戈壁生紫烟,极目白雪童山巅。
驱车日行八百里,不见禽兽与庐舍。
顿觉奔驰云天外,只因风起尘埃旋。
定神路边红柳枝,方知我等居凡间。



山野人家 ■续翔 作